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四日　ZINSUI RHBAO　星期日　第一版

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一七二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閻錫山在太原外圍 繼續構築內戰工事

（本報訊）閻錫山現在太原外圍繼續構築內戰工事。原在太原之陽曲縣政府於六月間移駐黃寨，即強迫黃寨群眾修週圍各項工事，於補修碉堡、挖掘戰壕之外，並在其統治區內每兩提鍋強征六十斤炮針。許多群眾被迫整日在野地裏尋找炮針。陽曲西山之化集頭鎮點閻軍，七月以來，又普遍附近村莊二百餘群眾為其修建新碉堡，所用的磚瓦、石炭皆從十餘里外之裴村、西銘等村運來，閻軍士兵到各大道上扣捕群眾車輛，代為運輸磚、石等物，使得有些煤窰土車輛絕跡，所出煤炭無法銷售。在太原城周，近亦強徵二萬多民夫，挖掘戰壕，敷設電網，充滿戰爭空氣。正在緊張夏收及鋤之群眾，被閻錫山強拉服役，無法勞作。

邊區各界隆重集會 萬六千人追悼關政委

要繼承關政委的遺志，保衛自己的生命財產戰勝反動派

（本報專訪）八月一日，邊區各界隆重舉行追悼關向應同志大會。人羣冒着酷暑炎天，分由四鄉奔向興縣城裏的祭臺，瞻仰關政委的遺像，向自己擎愛的恩人和敬愛的領袖作最後的弔唁。然後靜靜的結隊走出來，湧向西關莊嚴肅穆的會場。

四點鐘，哀樂奏起，一萬六千多個哀悼者，一齊脫去帽子，肅默的把頭低垂下來，關政委為革命事業奮鬥的一生，他和賀司令員艱辛締造晉綏邊區的偉績，立即浮現在大家的眼前，在每個人的腦際。輓歌唱起來了，人們悲痛的心隨着哀歌的節奏在震顫、在追念、在迴想。李政委代表大會獻花圈時，台上台下都是盈着熱淚的眼睛，充滿低泣的唏噓聲，關政委十多年的老戰友甘主任哭出聲來。讀祭文，悲憤交集的聲音，一句一句捶擊着哀悼者沉重的心弦，通過擴音機，寬敞嗚咽的溪水，在空中飄盪着，好久，好久，才隱沒在對面的山谷裏。

李政委號召全體軍民 努力生產支援前線

李政委緩步走到主席台前，以悲沉的音調講述關政委為黨、為人民奮鬥的功勳。他說：「關政委這次犧牲，是很大的損失。他同賀司令員共同領導我們一二〇師、全晉綏邊區部隊、全晉綏老百姓，把我們根據地創立起來。在建設邊區中間，幫助群眾減租減息，領導我們生產。我們邊區支持了八年鬥爭，最後把日本法西斯打走，都是賀司令員和關政治委員的功勞。現在回想起來，關政委對我們邊區根據地，他是把毛主席的話，拿到我們這塊地方來實現。……」今天追悼關政委，應當變悲痛為積極的力量。「無論我晉綏解放區的老百姓、共產黨員、全體軍隊，大家要把他還沒作完的事，都團結在賀司令員領導下作完，把工作作得更好，解放區建設的更好。老百姓和軍隊都要努力生產，翻身發財。今年政府決定要減輕負擔，使老百姓有積蓄，恢復八年戰爭中的損傷，補易修窰洞，縫衣服穿。還要準備同內戰挑撥者國民黨反動派鬥爭，同閻錫山鬥爭，要在賀司令員、中共中央晉綏分局領導下，把閻錫山破壞和平民主實現獨裁的夢想打垮，支援前綫幫助前綫自衛戰爭！」

……委為真理而奮鬥的「不屈不撓精神」表讚揚，並號召全國人民一道，繼承關政委的遺志，把悲痛變成力量，不到全中國人民的徹底解放決不終止奮鬥。

繼後，邊區特等勞動英雄溫象拴、興縣模範冬學教員任效忠、南通村幹部白有奶、南街村長趙禮武、廿里鋪抗聯主任康萬耀等，均登台致哀詞。他們都是在賀司令員與關政委扶植下翻身的勞動人民，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說明關政委給予人民的恩情，衆口一辭的說：「關政委愛護老百姓，比自己的爹娘還親。」「要繼承關政委的遺志，保衛自己的生命財產，戰勝國民黨反動派。」這是到會羣眾對關政委的誓言。前後共歷三時許，方在哀悼的樂聲中散會。

武副主任號召人民 更好地擁軍優抗

武主任致哀詞時，也號召以實際行動追悼關政委，保衛把反動派的進犯打垮，邊區人民「要更好的擁護子弟兵，一心一意與軍隊團結成一家人，愛護部隊就如愛護自己的子弟，關心他們，幫助抗屬解決困難，使他們過像樣的日子。因為軍隊在前方拚命是為我們老百姓，用熱血保衛邊區。只有把反動派的進攻打垮，才能過太平日子，眞正的翻身發財！」

他們的話在羣衆中引起熱烈的反響，李家灣的李六孩老漢，聽到關政委的革命功績，表示自己寧願替關政委死，讓他為老百姓更多的做事；他村民兵中隊長說回去要整頓民兵，加緊防奸自衛。宋家溝農民宋三說：他兒常鎖一參戰跑回來，返家一定送他歸隊，把反動派趕出去。劉副縣長亦深致悲痛，他說，關政委的逝世，不僅是晉綏人民的損失，也是全國人民的巨大損失。他號召政

呂梁區軍民 召開追悼大會

（新華社汾陽二十九日電）關向應同志病故的消息傳來後，呂梁區全體軍民悲慟異常，特於二十八日在離石召開追悼大會。附近田家會等村群眾，均不避暑熱抬着香案等祭品，趕來祭奠。大會在靜穆氣氛中開始，首由龔貴波同志致哀辭，他沉痛的追述關政治委員一生為黨為人民艱苦奮鬥，和賀司令員領導晉綏軍民堅持抗戰，翻身發財的勞績，最後號召幹部加強學習完成關政委遺留給我們的任務，用保衛和平民主的戰鬥精神來追悼他。彭司令員講話中，詳述關政委和賀司令員一起，在一二〇師建軍工作上，貫徹毛主席的建軍思想路綫上起了偉大的作用，號召幹部向關政委學習。最後由劉區長代表駐地人民致哀悼，並宣誓稱：「關政委為咱老百姓創建了晉綏邊區，幫助咱們翻了身，他死了，我們要繼承他的遺志奮鬥，努力生產，保衛咱們的解放區。」

蔣機公然轟炸延安 各界人士憤慨萬分

（新華社延安二日電）二日中午，蔣介石飛機轟炸延安總部。P四七式驅逐機六架、B四四式轟炸機一架，自東南方向竄入延安市上空，掃射城郊達二十餘分鐘，發射機槍子彈萬餘發後，即飛至王家坪延安總部所在地約五百米處投彈十一枚，拾獲炸彈彈片及子彈彈殼，標明炸彈為美製深入延性式炸彈，子彈為約半英寸口徑大小的美製機關槍彈。在掃射與轟炸中，劉善本上尉為反內戰駕駛來延的P二四式飛機一架亦中彈焚燬。事後，美軍觀察組楊少校與勃爾脫少校曾親駕車至被轟炸掃射地點視察。按延安市於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一次遭日機轟炸後，陸續被炸多次，至一九四一年最後一次被炸後，即未再遭空襲。今日寇投降將屆一年，而蔣機竟來肆虐，延安各界人士莫不憤慨萬分。

晉中平川部隊民兵 自衛反擊勝利進展

石永鎮、下曲、仁岩、冀村、郭家寨、西草寨相繼光復

（新華社汾陽三十日電）為保護晉中平川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我各地正規軍、游擊隊及民兵自衛隊，密切配合展開緊張激烈的反搶糧、反抓丁自衛反擊戰，連日迭獲勝利。集結文水孝義鎮之閻軍四十師二團及偽九縱隊三團，在石永鎮、下曲鎮地區遭受重創後，已於十二、十三先後經交城竄回太原。侵佔汾陽仁岩、冀村之四十六師一團，遂處於孤立狀態，亦於十七日經文水竄回太原。十六日郭家寨（交城東十里，七月三日被閻軍侵佔）閻軍百餘到王家寨搶糧，遭我某支隊一部伏擊潰退，我乘機追入據點內，巷戰半小時，閻偽死傷十餘退回城內，該據點當即為我收復。七月廿一日，我軍反擊太原縣西草寨（城南十二里，五月十五日被閻軍侵佔），偽十縱隊一個連（除治村人員一部逃竄外）全部被我解決，俘連長以下四十一名，繳獲輕機槍兩挺、小砲一門、步槍三十六支、子彈三千餘發，該地當即為我收復。現我自衛反擊戰正繼續進展。（烈人）

傅軍進犯愈益頻繁 我軍堅決自衛反擊

（本報訊）綏遠傅軍，日來頻繁出擾我解放區。七月二十五日晚駐陶集東南邊境教堂地之傅軍三十一師步騎一百七十餘，襲我大西村駐軍，我奮起抗擊，將其擊潰。二十七日上午，後公喇嘛（涼城西八十餘里）之傅軍騎二縱隊一部進攻我苦家營號（後公喇嘛東南八里），我軍堅決自衛，激戰四小時進犯軍不支，退至胡接討號西之東家營子。同日哈拉沁（後公喇嘛東）之傅軍包桂廷部步騎一百六十餘進攻郭家灘、成家營子（哈拉沁東）我軍陣地，當發生激戰，我因衆寡懸殊，予敵殺傷後撤出該地。同日下午，該部傅軍再犯哈拉沁東之紅岩子，被我擊退。

（新華社集寧二十八日電）綏南傅軍近日不斷向我侵擾，本月十九日，清水河傅軍四十餘人連犯我托和清縣（托克托、和林、清水河之合併縣）七墩、雞兒溝一帶。我區長趙順同志當率游擊隊奮起抗擊，但以寡不敵眾，趙順同志受重傷後遭傅軍慘殺，另有班長一人負傷。附近民兵聞訊，即將同駐軍急往援助，終將傅軍擊退，擊斃傅軍隊長趙國華等五人，並生俘四名，繳步槍六支，手榴彈一顆。當地群眾因趙區長之死，極為悲憤，擬召開追悼大會，並獎勵民兵英勇保衛家鄉之行動。

誰是擴大內戰的罪魁？

蔣介石密令閻錫山 「全力攻擊」「殲滅」我軍

（新華社汾陽一日電）此間軍事機關，頃獲六月二十二日閻軍暫編四十師第三團團長李渤，給其駐交城之第二營營長代電一份，其中公開命令其部下「在停戰期內（按指東北停戰期間），對中共部隊應不待命令乘機以全力攻擊而殲滅之。」這一代電開頭寫着：「奉閻六月十日電開：奉主席蔣六月六日作戰電開」字樣，誰是擴大內戰的罪魁，這是一個清楚的註腳。（烈人）

忻縣附近解放區上空 國民黨飛機不斷肆虐

（本報訊）七月二十六日上午八時，國民黨飛機一架飛忻縣河會鎮村掃射後，返回太原；至十一時，國民黨飛機又侵入該村肆虐，掃射後投彈二枚，燬民房一間，我軍負傷三人。同日上午十時，國民黨飛機一架飛我新路村（忻縣城西）投彈二枚，掃射兩周後逸去，我方對國民黨飛機此種恣意暴行，表示嚴重抗議。

（新華社阜平一日電）盤踞同蒲路忻縣城之閻偽軍暫編四十師、暫編三十七師、獨立十一團及愛鄉團等部，近數月來不斷侵擾解放區，五月份以來即先後侵佔新明、雙堡、梁岩、小南村等十數村鎮，搶去糧食六千餘斤。即小劇村一地被抬去修碉堡之門板一千一百餘塊，各村[illegible]派四五十人。閻偽軍並以「私通八路」為名義殺害無辜羣衆，雙堡偽軍十名假裝受傷，強迫各村組織青年婦女慰問組前去慰問，藉機調戲凌辱。此外更向各村強征所謂棗樹稅（每棵白洋三分）、大米稅，當地人民深陷災難，對解放區安樂生活愈益欣羨。

弓溝大地主惡霸張敬昌
一次賠農民五千六百石糧
賠出土地八十二頃，牲畜等一部
二百家農民有了土地牲畜和房屋

（新華社集寧廿九日電）集寧二區弓溝全村二百餘戶，於六月底與該村唯一大地主惡霸張敬昌進行清算，張家有地九十餘頃（近萬畝），佔全村的土地百分之九十，絕大多數住戶都租種張家的地，住張家的房子。張家兄弟五人，在舊政權時，依靠他家當「區董」、當「團總」，對農民「分收」加大，而且想罰就罰，想關就關，羣衆一直叫張家惡霸爲「黑臉龍王」，稱弓溝爲「一龍治水」。敵佔後，張家又與敵僞勾結，將官粮、應工等負担，幾乎全部轉嫁到農民身上：（一）地主有地九十多頃，只報五十頃，敵人規定按地畝攤派，所以其餘四十多頃地的負担，就落到衆人身上。（二）因敵人規定佃戶交「官粮」者，即不再向地主交「分收」，但張家則要佃戶交「官粮」，又要打分收。（三）平均每月應十個工，別人出七個，他家不過出三個，別人家還是三七分時，他家就加成四六分了。僅以上三宗，共算出五千六百多石糧食，同時民兵們又查出張家私藏步槍八支、子彈三千九百多發。張家惡霸無話可說，連在羣衆面前承認錯誤，答應以土地牲畜等賠償羣衆，當即以土地八十二頃、糧一百五十石、牛馬一百三十五頭、羊二百四十六隻、房子三百多間，作價償還，此數雖尚不足二千石糧食，但羣衆爲寬大起見，彈留給張家弟兄五間房屋，和八頃土地，足夠他們自種。這次清算勝利後，該村二百家種地戶，平均每戶獲得四十多畝好地、大牲畜一頭、羊一隻到二隻，住的房子都成了自己的，由多少年來貧困不堪的佃農，一躍變成中農了。

農會領導全村農民
堅持團結「算裏不算外」
分配果實時對抗屬特別優待

（新華社集寧三十日電）集寧二區弓溝羣衆在與大地主惡霸張敬昌的算賬鬥爭中，表現了他們的勇敢、智慧、紀律和團結。從縣農民代表大會回去的農民代表，是鬥爭的骨幹，他們發動大家「不要怕他四軍」，開會時，張敬昌還企圖用幾十年的威風來鎮壓羣衆，嘴裏含着一根烟捲，自光向衆人一掃，慢吞吞的說：「他們說我沒交過官粮，到底交過沒有？」民兵們大聲叫道：「你還擺什麼臭架子？滾蛋吧！」羣衆們便都吵起來，黑臉龍王的兇勢一下壓下去了。最後他不得不以土地等賠償羣衆的損失。各家農民所得土地與所種土地數目並不一致，今年的莊稼如何處理是一問題，大家本着團結的精神來解決，決定租地戶今年仍耕種原地，明年再交還新的主人處理，今年可向新主人稍出一點租子。土地分多少分少的具體問題上，羣衆中會有爭執，大家也堅持「算外不算裏」，堅持內部團結。關於二流子採取了爭取教育方針，大家認爲「分給他們東西，大家都齊心了。」結果連二流子和僞軍家屬都分給了土地和財物，他們非常感動，二流子們決心改正，僞軍家屬說：「政府對咱這樣好，咱一定要信叫漢子回來種地，不要在那邊受罪」。對於革命軍人家屬更加關照尊重，除了和大家一樣分配土地外，每戶特別加了一定布，村長興奮的忘了疲勞，自己揹着粮食和布冒着大風爬給軍屬們一戶一戶的送上門去。農會在全部鬥爭過程中，擴大並鞏固了，二百多戶一致參加農會小組，一切經過小組長，故人數雖多，秩序很好，民兵以搜出來的八支槍武裝起來，大水沖毀的地即刻撿種完畢，駐軍留下的六頃地，也由大家鋤過。全村充滿了愉快和團結的新氣象，二老財（張敬昌的二弟）的思想也有些轉變，他懺悔的說：「共產黨幫助窮人翻身，是光明正大的，我家的人抽大烟，不動彈，都是些活死人，家產來得不正當，原該退給大家，政府對咱寬大，以後，定要務正業，重新做人」。

嵐縣東陽潤
捉回逃亡漢奸舉行清算
獲得土地分給貧苦農民

（嵐縣訊）東陽潤張鴻聲是敵佔期間的僞村長，其妹嫁給日寇特務小西爲妻，其弟張映來也給小西當密譯，後又担任僞村長。解放前倚仗敵勢無惡不作，敵投降後逃跑隱藏起來，今年被我民兵捉住，有的羣衆要求向他清算，隨即在積極份子中醞釀討論：我們怎樣窮的？張映來他們怎樣發財的？要不要反貪污訛詐等等問題。以後每個人再教育組織五六個羣衆，醞釀成熟後，即利用中午休息時間集會，全村老百姓，都自動參加。紛紛控訴張的罪行：他任意姦淫老百姓的女人，魏計保的女人被姦，他氣憤不過懸樑自殺。他告敵人殺了幹部和魏鎮大的哥哥，還企圖再殺魏鎮大本人；穿上大衣拿手槍騙路過商人牲口……；其他如詐敵人買豬、買東西，把錢裝入自己腰包不還賣主，砍羣衆大樹獻給敵人，壓迫羣衆替他打短不給工資，……等等罪惡，舉不勝舉，當即選出四個代表，向他算出貪污訛詐款共白洋五百元，拿七十六畝土地拆價賠償。經全村羣衆及農會等的討論，決定將這些土地分給本村二十一戶貧苦農民耕種。今年打下的粮食十分之八歸各戶自己，十分之二做爲明年互濟粮之用。鬥爭後，羣衆再進行討論，羣衆興奮的說：這下可把一個閻王爺推倒了。（史儒範）

集寧曹不漢等四村
向惡霸趙永吉
索回社地及黑地負担款

（新華社集寧廿九日電）集寧三區曹不漢村、趙家村、十三頃溜軸、後區等四村農民一百二十戶，於六月底向地主惡霸趙永吉清算霸佔社地和轉嫁黑地負担的罪惡。這一算賬運動，在進行防旱備荒、組織變工小組時，羣衆即展開醞釀，深深認識到過去所以受苦受窮，就是因爲受了趙家的剝削。隨後即在農會中正式討論，一致決定與趙家算賬。當衆人齊集算賬時，先後提出主要賬目二項：一是自民國二十四年被趙家霸去的二頃地，至今就以十年來計算分收，二頃地每年產六十石，過去九年打三七分收，去年減了租按二八分收，這一項共算出一百七十四石糧。一是趙家十七頃半地中，有七頃零二十畝是黑地，按每畝地的負担，民國三十三年是折糧一石五，三十二年是一石，就平均按一石計算，只要趙家退出十年的，就是七百二十石。以上兩項，共算出八百九十四石，趙家當衆承認：「那是我趙門作的事不對，大家該算，只是要求大家原諒些。」結算後，羣衆除收回兩頃社地外，趙家又把十四頃地及一小部份粮食、牲口作價償賠，尙差四百多石，羣衆爲照顧他家生活，還留給他家一頃多地。

人民的祭禮

穆欣

在全邊區，關政委病逝的消息對人民宛如晴天霹靂，隆重佈設在興縣西門外邊的祭堂，成了千萬軍民心神念繫的所在。本來規定八月三日是羣衆公祭日，但沒有等到那天，在八月一日上午，祭堂的佈置還沒妥當，人們就拿着香紙爭相祭奠，一個工人首先走進來，對着靈牌後面的遺像瞻仰，片刻，立時兩眼紅潤，虔誠地拜伏於地，敬香、獻酒、燒着紙錢……。接着來自四方的人們，依次祭奠。許多村莊的羣衆，身佩素白的紙花，或帶黑紗，向靈位行三叩九拜的重禮。一隊隊低頭進來，含着眼淚出去。有幾個部隊的老戰士，拜祭後侍立在祭堂一側，良久才用手巾揩拭着泉湧的淚水，嘆着氣走出去。

馬家塔六十五歲的劉老太太，顫巍巍的由手巾中拿出一根麻花，五個菓子擺在靈前，她歉疚地向陪祭人說：因爲窮，臨來賣掉一斤腥麻繩只買一點點祭禮。說完，便跪伏在靈前痛哭失聲，加以哀樂悽惋，香煙繚繞，令人倍感沉痛。後經再三勸告，她才帶着滿臉淚痕站起來，還倚在門口對着奕奕如生的關政委遺像凝望很久……。

許多農民帶着自己的全家來了，水磨灣張三孩，帶着他的婆姨和剛能跑的娃娃，一家三口擁來祭禮。賀家坮台的郝護新，和他媽媽、祖父，——祖孫三代來了，二十里舖李懷有領來全家祖孫六口……在厚護塔公祭隊伍中有八歲的娃娃，賀家坮台小學領隊獻祭品的是十二歲的女孩郝巧文，張家梁藝劇隊伍裏還有雙目失明的劉成三。從汾陽新解放區來的郝耀春，六十四歲了，到此驚聞噩耗，也由女子攙扶着來叩頭。……他們都是在關政委扶持下解放了的翻身戶，以血肉相聯的摯情來「謝恩」，在關政委靈前痛哭。當我停留在祭堂的時候，抓着筆的手顫抖得難歇，淚水常模糊了眼睛。

關政委生前的戰友輪流陪祭，行署武副主任、軍區甘主任、分局龔部長、行署杜心源處長與一分區龔鑑專員，都在靈前終日站立。劉副司令員亦含着眼淚獻酒，並以古禮跪拜。從朝到晚，祭堂沒有斷過虔敬膜拜的人羣，入夜還有白家爺的一位老太太，拉着七歲的孫孫請求衛兵讓她們進去叩頭。

除掉掛滿兩廊的花圈和幾百幅輓聯，人們盡其所能的帶來新鮮的祭禮。楊家坡的代表帶一班嗩吶吹打，一班和尚念經，農民們才把收的新麥作成供獻，許多人捎着自己園子裏的頭稜西瓜，小娃娃拿來熱熱的雞蛋……

是什麼原因，使得人民對關政委的病逝如此的哀痛呢？農民郭懷生的輓聯裏邊說：「我家三輩子都是僱長工，過日子的痛苦眞是說也說不出來。我攬了三十二年工，共產黨大救星，幫助我翻了身，買下四畝六分園子。現在清障眞如上了天堂，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至死不忘你的恩情，我一定要永遠跟着共產黨走。」退伍軍人夏紅彥輓道「……我小時討吃爲生，長大還是個刮野鬼，我自一九四〇年參加了八路軍，當了三年兵，學會了你的勞動與節約方針，日子一天比一天過的好，買下房地、娶妻成家，成了一個有根子的人了。現在你不幸逝世，怎不叫我大哭連天，但也沒有別的辦法，只能我二人走到你的靈前祭奠，以後子孫後代，也不能忘了你的好處。」……

這樣眞摯動人的輓聯充滿了祭堂外邊漫長的兩廊。

而像郭懷生、夏紅彥這樣被關政委扶持着由貧困日子中翻身、從敵人刺刀尖下解救、自敵人罪惡的火燒中保全了財物的，乃是晉綏邊區整代——五百萬人民。關政委把晉綏邊區的人民由死亡中救活，人民如失親人的悲痛，是湧自心坎的眞情實意的情感啊！

南屯村群衆互借口糧
幫助貧苦抗屬貧民扣伏荒

（寧武訊）二區南屯村羣衆，積極開扣河灘荒地，有些貧苦羣衆和抗屬沒有口粮，村長就召開幹部和農會小組會議，討論互借問題，當場新翻身戶杜二自願借出粗糧二大斗，五戶中、富農借出一石二斗粮、一百斤山藥，村公所還借給三大斗米，解決了八家貧苦農民、抗屬的困難，並組織起兩個變工組，（有四犋牛，十九個男女勞動力）婦女擔任飼草，八個男人，四犋牛翻地扣伏荒，在這樣影響下，鄰村堡門口羣衆也自動起來翻地扣伏荒，現在村長親自領導兩村羣衆，民主劃分地界，訂出計劃，保證今年將百餘畝荒地開爲良田。（趙世勛、吳浩國）

神府王念家溝
婦女參加變工鋤草

（神府訊）雨後，營生緊忙，五區王念家溝五個變工組組員女人十一人，在鄉政府委員王侯且領導下，都集中起來鋤草，午晌在地裏休息，由留在家的一部份女人和小孩做飯、送飯。

現已將三百二十畝次，打卡兩次，棉秋田鋤完一遍，十苗未受損失，還翻五畝棉花已鋤過四伏地十一垧。（賀長元）

×××　×××

保德四區積極救災
補種莊稼九千畝
苛一區王家岔羣衆合夥買牛開荒

（保德訊）四區遭遇水雹災後，幹部羣衆全力組織生產，補救損失。在「人能勝天，戰勝災荒」的口號下，被毀田禾重新補種和補種的共九千餘畝，在五六天內已全部完成。在補種過程中，發動了互濟互助，牧宇塔、下塔、劉家塔、沙坪等村，富有戶借出糧麥籽一石九斗七升，又撥出義倉籽一石四斗四升，借給五十三戶抗屬和貧苦農民，沙坪有牛戶幫助無牛戶四十二個牛工。突擊補種工作完成後，計劃加緊紡織和抽出剩餘勞動力組織運輸隊，月前有些羣衆受災後的消極情緒尙未完全恢復，營生又堆在一起，變工領導也差，勞動力尙未能高度發揮，如何積極加強領導，確是該區當前的重大問題。（四區通訊小組）

（保德訊）縣府獲悉各區災情後，先後撥發貸糧二百五十石，以七十石作爲災民救濟，一百八十石作爲恢復生產之基金，加強各項生產工作，以渡過災荒。（康澤泉）

（苛嵐訊）一區王家岔等二十餘村於七月九日突下雹雨，禾苗大部被毀，繼後山洪暴發沖壞田禾六百八多畝，災後羣衆情緒低落，有的大吃二喝消極悲觀起來。針對這種情況，幹部分頭至各村召開緊急會議，發動扶苗，平復水壕，補種蕎麥，同時發動開伏荒。王家岔羣衆已將政府貸給的九石糧，準備合夥買牛扣伏荒。（周景山、閻林福、劉鳴儒、李占元）

（偏關訊）七月十九日大雨之後，黃水氾濫，水頭有三四丈高，城關和周圍田禾均被大水沖洗，共損失麥田六十畝，毀壞水田一百二十畝，有一百多畝給沙石損傷，城關民房給沖壞的達百分之八十，損失浩大，尤以園地羣衆最爲慘重，有十戶羣衆已無米下鍋，事後政府積極進行救濟，已貸出一部救濟糧。翻沙、補種、修補河道等工作，現正努力組織中。（張繼世、王政）

昆明、成都兩地 近萬人簽名反內戰
通電呼籲永久停戰實現長期和平

重慶消息：昆、蓉兩地各界近萬人士於七月初分別發起大規模簽名運動，呼籲國共兩黨，呼籲永久停戰，實現長期和平。在昆明簽名者已有四千餘人，其中包括學術界老宿袁嘉猷、龍郁文、實業界張天放、教育界潘光旦、費孝通、文藝界李廣田、李何林、盧冰兄及[illegible]達夫等。在成都簽名者有地方士紳、大學教授及工商、婦女、文化、教育各界和一般市民，共六千九百三十三人。在此昆蓉近萬人士分別簽名通電中，一致陳述農村饑荒嚴重，拯救無術，都市工廠倒閉，層出不窮，加以外貨充斥，生產停頓，經濟危機瀕臨絕境。指出內戰如果繼續擴大，即將再次招致殖民地慘禍，呼籲國共兩黨立刻宣佈長期停戰，火速救濟災區，商談更宜從速，決不可再變，推行尤應至誠。

進犯蔣軍遭重挫後 蘇皖北線無變化

進攻蘇皖北綫的蔣軍於連續激烈戰鬥中遭受重創後，兇焰稍殺，近日各綫無變化。此次放下武器之蔣軍九十二師參謀官長中，除副師長沈澄楷外，該師參謀長劉國身亦在內。淮南路東地區，侵佔天長之蔣軍企圖配合由來安出犯之蔣軍合擊盱眙，現正與我隔南三河對峙中。蘇中地區，蔣軍在泰興、如皋吃緊後，於調整補充後，又將主力調動，圖竄犯我曲塘鎮（姜堰東三十里）及海安鎮（如皋、東台間，爲我紫石縣縣治所在地）。

蘇北蔣軍部署進犯豐沛地區

爲配合其對蘇皖解放區全綫猛攻，蘇北蔣軍正積極部署大舉進犯冀魯豫解放區之隴海路北豐沛地區。此次進攻分三路，統由國民黨江蘇省保安司令部統一指揮，其部署係以偽軍改編而成的地方團隊打先鋒，率制頑敵僞我軍，蔣軍正規部隊尾隨其後，乘機而入。現內戰[illegible]已集結敞安集、徐莊、新圍子、陳莊、三字樓等地，並以僞裝特務所組之「難民還鄉團」，潛至解放區進行暗殺偵察活動。

蘇皖解放區群衆 配合主力奮起自衛

（新華社淮陰一日電）蔣軍發起[illegible]，所到之處，解放區群衆配合主力奮起自衛。蘇中靖（江）泰（興）南（通）如（皋）地區民兵自十五日至二十三日間，曾先後收復小海鎮、大小攤港（均在南通東南二十里）、楊木橋（靖江東北十里）、孤山鎮（靖江東北十里）等地，靖江地方民兵曾伏擊出犯蔣軍，生俘蔣軍團副營長營副以下三十五名及日軍一名，斃傷蔣軍營長以下三十餘名，並曾一度攻入靖江東北之季家市，救出被蔣軍綁架囚禁之市民群衆千餘人。

豫北冀南各地群衆 舉行反對內戰大會
「誰向我們進攻，就把他「徹底消滅」！」

（新華社邯鄲三十日電）半日以來，豫北焦作市、沁陽、博愛、溫縣、修武等縣群衆均先後舉行了規模較大的反對內戰大會與示威遊行。博愛縣七千餘人的群衆大會上，翻身的農民檢閱着自己的力量，民兵們莊嚴的擦亮了的槍，自衛隊扛着担子，擔架運輸軍，他們非常沉痛的說：「我們剛剛被共產黨八路軍解放，正在熱烈進行和平生產，不料國民黨反動派又要向我們進攻，我們只有同他拼到底」。冀魯豫濟寧市二十三日舉行了五萬人的反內戰動員大會，鎮口市反內戰大會上，民兵們激動的說：「不管它中央軍暗殺團，誰來向我們進攻，就把它一個個消滅！」冀南臨城、清河、威縣、大名等地已亦分別舉行了三萬人的反內戰大會，大名各階層代表的時事座談會上，到會的人都對李聞二烈士表示哀悼，對蔣介石特務暗殺民主人士出賣國家主權進行內戰的行爲表示憤慨。

膠濟線我軍奮力自衛 收復芝蘭莊重創蔣軍

（新華社萊陽一日電）在膠濟路東段及中段激戰中，八路軍收復芝蘭莊車站，並予進犯頑軍以重創。由濰縣城西犯之蔣軍第九十四軍第八師於上月二十五日侵佔濰城西二十五里芝蘭莊車站後，復繼續向外擴犯，八路軍奮力自衛，於二十八日重新恢復該車站，並進至距離濰城四十里處。在戰鬥中，蔣軍第八師兩個營全部就殲，另外兩個營受重創，該師之廿二團團長以下二百餘人放下武器。另集中於張店之蔣軍第八軍榮譽第一師及一六六師主力，共[illegible]，已沿鐵路向淄川進犯，於二十六日佔[illegible]金嶺鎮，侵略辛店車站（張店東十餘里），八路軍奮起自衛，正激戰中。

傳擄冀東之七美兵經我釋放後 美方特向我方致謝

（新華社延安一日電）被俘擄冀東解放區被解除武裝之七名美兵，上月二十四日由八路軍冀東十三軍分區交給釋放，駐冀東美軍陸戰隊司令路基將軍及副司令杜納茲上校特於上月二十六日拜訪執行部中共委員葉劍英將軍致謝，陪同致謝者有執行部美方代表饒伯森及執行處主任[illegible]。

青海玉樹 數百國民黨騎兵兵變

（新華社延安一日電）六月二十四日，青海玉樹發生數百國民黨騎兵之兵變。據六月二十六日四川日報載：青海玉樹縣原有駐軍八百餘名，因歷年受上級趕扣特餉菲薄，無法生活，乃於二十四日發生兵變，由營長楊漢給率領，先將當地警備司令官馬步榮、縣長魏某、專員林某等七人戕殺，隨即率領全部人馬向西康邊境轉移，二十五日抵西康石渠縣屬一百二十里時，因遭國民黨部隊阻擊，遂折入甘孜。聞該部仍駐紮甘孜洮縣境內。聞國民黨當局現又派軍兩營「進剿」。

安平鎮事件

駐中國天津美海軍陸戰隊巡邏隊以及國民黨軍各數十名，在二十九日上午忽然「巡邏」到天津東北約七十公里的安平鎮附近，侵入冀中八路軍防地，並向當地守軍攻擊，守軍被迫自衛，雙方都有死傷，美軍不但沒有認錯，反而實行增援，並有美空軍出動配合，而國民黨北平「某高級軍事長官」對於外國軍隊在中國領土上屠殺中國人民，竟引爲無上光榮，表示無上感激，對中國人民向外國軍隊侵略行動所實行的正當自衛，卻說是「無論此事係由中共組織計劃，或由他人投寇，同係野蠻行動。」國民黨顯然是在竭力把美軍牽入中國內戰漩渦，而美軍中的侵略份子，也在故意投入這個漩渦，竭力向中國人民挑戰。

美軍在日本投降以後在中國登陸，這件事本身已經是一個錯誤，已經違反要求和平的美國人民和要求回國的美國士兵的意志。美軍在所謂華北遣俘任務已經結束以後，仍然留駐華北，遲遲不退，這更加是一個錯誤。中共和解放區的軍民公開反對美國當局的這些錯誤，但是爲了顧全中美人民的友誼，中共和解放區軍民從沒有對美軍採取什麼不友好的行動，可是在美軍方面卻不但公然的和國民黨軍勾結一起，爲國民黨軍看守港口鐵路，而且往往直接向解放區挑釁。遠的不說，只在最近冀東一帶，據八路軍冀東軍區發表，就有六月十日林西美軍四名進入灤縣解放區偵察攝影，六月十六日唐山美軍四名到解放區宋家營等地巡哨，七月十一日北寧路五十二號橋美軍十餘名與坦克三輛在灤縣三河莊子示威，七月十三日北寧路留守營美軍七名侵入昌黎西河南村向當地民兵開槍射擊被民兵扣留等事件，特別是關於留守營事件，美方代表和肇事美軍本人都曾正式承認美軍侵入解放區的錯誤，誰知還僅才過去半個月，同一個當事又遭受了美軍更嚴重的進攻，這種錯誤不能不喚起我們的重大警惕。

我們站在中國人民的立場上，對於安平鎮事件，首先要求天津美國海軍陸戰隊的道歉，賠償，處分直接負責的軍官，並公開保證不再向解放區侵擾。但是這只是治標的辦法，爲了治本，我們重申要求美國駐華一切海陸空軍立即撤退回國，我們相信駐華美軍的大多數官兵並不願意莫明其妙的不受歡迎的駐在中國，我們也相信他們對於中國人民和中國解放區並無惡感，但是他們駐在內戰正在日趨擴大的中國，駐在被解放區所包圍的國民黨據點中間，又和國民黨軍如此密切合作，那麼他們就很難避免牽入對於解放區的侵擾和進攻，而這種侵擾和進攻自然會引起正當的自衛性質抵抗。如果易地而處，那些美國官兵處在中國人民的地位，他們早就進行這種自衛的抵抗了。解放區軍民曾經對美國的行動容忍得很久，但是無論怎樣容忍，總有一個限度，我們是有民族自尊心的愛國者，我們同時也愛中美兩大民族的友誼，正是爲了這種友誼不被傷害，爲了美軍官兵不致牽入中國反動派和美國反動派的挑撥詭計，成爲他們無意識的犧牲品，我們要求駐華美國一切海陸空軍立即撤退回國。

（解放日報社論）

山東小麥豐收

（新華社臨沂一日電）山東解放區在大生產號召下，由於努力開荒，興修水利，精耕細作，小麥產量大大超過往年。渤海區去年產麥一萬萬餘斤，每畝平均打七十五斤，今年增開荒地三百餘萬畝，共產麥六萬萬餘斤，每畝平均打一百三十斤，超過去年產量二分之一。濱海區去年種麥三百萬畝，產麥三萬萬餘斤，每畝平均收百餘斤，今年增種一百五十萬畝，較去年增產三分之一。膠東區總收麥量亦較去年增加一萬萬餘斤，魯中區則增產九千餘萬斤。藉此豐收，人民生活已更加改善，目前各地秋禾因風調雨順，均苗壯豐綠，豐收有望，如濱海區穀穗較去年長出一指，高粱穗亦長出二指，穀粒豐滿肥大，農民喜氣洋洋，正準備迎接秋季豐收。

蔣機破壞古蹟 炸毀魯南泗水孔廟

（新華社魯南一日電）蔣機兩架於十五日上午十時竄入魯南泗水縣城之文化古蹟四菊門，及孔廟轟炸約一小時，孔廟五間高明殿（孔子之跡住屋）均被炸毀，廟內之蒼松古柏亦被炸毀十餘棵。

北平某高級軍官說話不像中國人 竟謂要求美國撤兵是「侮辱美國」
經中央社廣播以後也急忙通知撤銷

（新華社延安一日電）中央社於三十日播發的十四號電內，發表北平某「高級軍事長官」關於楊村附近衝突事件的談話，對中國共產黨要求美國自中國領土上撤退一事，竟指爲「侮辱美國」，「別具用心」，「野蠻行動」。對解放區人民的自衛行動，則指爲「背棄道理」，「野蠻行動」。該「高級軍官」並盡力挑撥美國與解放區人民的關係，他說：「對美軍之死傷者（按即被反動派拖入中國之內戰而無謂犧牲的人）表示無限同情」，對共方之野蠻手段（按即自衛手段）則「不勝憤恨」。任何中國人讀了他的談話，都會感覺到太不像中國人的話，就是中央社編輯部在廣播這篇談話以後，又急忙發佈「應即撤消」的通知。

龍雲發表談話稱 少數報紙對李聞血案造謠論應負法律責任

（新華社延安三十日電）南京訊：前雲南省主席現任軍事參議院院長龍雲，曾於日前發表談話，謂京滬少數報紙對李聞被刺血案作不負責任之報導，且涉及私人，應負法律責任。龍氏並一指責，起因於中央日報、東南日報等報最近大肆造謠，說暗殺李聞者爲龍雲之子。

更正

八月三日本版「蔣軍侵香河我軍」一訊，係新華社延安三十一日電，誤植爲「中央社延安三十一日電」。又八月二日本版關於「內戰開始具有全面性」一訊中，關於蘇皖十日戰況一節，「蘇軍包圍該處的兵力達在十萬」一句，蘇軍係蔣軍之誤。特此一併更正。

北平名律師亞夫 盛讚冀晉解放區

（新華社阜平電）北平名律師亞夫（化名顯生）日前來冀晉解放區遊歷，臨歸時，特函晉察冀日報撰文暢談觀感稱：解放區絕對見不到和已絕跡的是「貪官汚吏漢奸」、「充塞市場的舶來品」、「遊手好閒的二流子娼妓賭徒」、「卅歲以下不識字的人」、「荒蕪田園」、「非刑打罵」、「童養媳、乞丐」、「遊僧邪教」、「奇裝異服招搖過市者」等十九項，而有的可簡括爲「政務簡便公允，發揮民權」，「官吏軍人對人溫和體貼」，「凡屬日用品均可自造」、「路不失遺，夜不閉戶」，「報紙風行，言論自由」，「男耕女織有工作」，「軍民一體，官民攜手，切實打成一片」，「各鄉村皆有小學和合作社」，「上下財政公開」等。亞夫先生並以其所考察的阜平小西臺村爲例，予以證明。該村一百多戶農家，雖在戰爭中遭受嚴重損失，計都已上昇爲中農，去冬舊歷年節，全村共宰了五六十口大豬，平均兩家一口。負擔除一年納一次少許的統累稅外，其餘無絲毫花費，男女老幼衣着整潔，每日紡織完畢，相偕入民校學習，並有演戲歌唱悠然娛樂。在此村，康熙字典中之「窮」字已被刪除。

哀悼關政治委員特刊

李政委、張稼夫同志輓聯

關向應同志靈右

歷千辛萬苦不屈不撓立場明確堅定堪為我黨表率

為人民解放任勞任怨黨性潔白無瑕可做全黨楷模

李井泉敬輓

關向應同志靈右

憶初會階級友愛感我太深話敘先烈白文鎮

嘆永別病床數言惠余實多諄示南針延河邊

張稼夫敬輓

輓歌

詞　任晚　曲　張翔

（譜略）

一片哀聲，悲痛填塞了每個晉綏軍民的心胸，仰遺容，熱淚沾襟，哀悼我們的關政委，你，英明的導師，邊區的創造人，邊區的創造人、無限忠誠，你為人民的解放事業奮鬥了一生，當記取，教言諄諄，哀悼我們的關政委，你，親密的戰友！毛主席的好學生！

挺起胸膛，擦乾淚痕，學習你對內和對外鬥爭的精神，謹記着遺言：團結在毛主席的周圍，為獨立和平民主繼續奮鬥，把一切人民的敵人消滅乾淨！把一切人民的敵人消滅乾淨！

哀憶兩事

朱早觀

病中關懷戰士

記得當前年八路軍南下，挺進湘粵敵後的時候，主力是一二〇師三五九旅，和延安派遣去的不少指戰員，浩浩蕩蕩的驅逐萬里。沿途除打擊敵偽，還得隨時隨地防備頑軍的襲擊，特務的暗害。總之，這支武裝是去為敵後人民求解放的，沿途秋毫無犯，並無接濟，只仗着自己在後方辛勤生產中得來的積蓄，再就是其他解放區的補助，因此開支相當緊束，生活自然很艱苦，在這種情況下，不免有些同志常常要埋怨供給機關。那時供給部長是何維忠同志，他常為這些事情所煩。有一天他忽然嘻笑地講出一段故事。他說：

一九四〇年，關政委在前方老害病，身體太壞，轉移綏德去休養。九旅的同志，好似家裏的人，像要見回家的老人一樣，都十分高興忙着準備接待這個慈祥如父母的政委。我正在綏德工作，更覺得興奮，於是佈置好兩個粉刷乾乾淨淨的窰洞，佈置的陳設比較講究，極力求得合乎休養中的衛生。開飯的桌面，每次都準備鋪上白布桌單，專門配上綏德飯館裏的好把式，叫他專做政委的飯菜。政委到的一天，頭一頓飯，自然碟盤滿桌，政委是歡歡喜喜地邀大家陪着同吃，政委有病吃不多少，邊吃邊講，和言悅色，問長問短，關心到九旅每個指戰員的生活細節，我覺得政委不是來養病的人，像老媽媽惦理兒女瑣事似的，既耐心，又慈祥，毫不以自己帶病而有厭煩的神情。第二天早晨，我們又盤呀，碗呀，擺滿飯桌，讓政委吃，他見了又是一桌席面似的，眉頭有點鎖起來了，他忙召呼我，淡淡的說：「同志！你們太愛好了，我實感你們的友愛熱情，我因為害病來這兒休養，自然比平常的人不同，可是你們還這樣照扶下去，我不僅有病不能吃，即是能吃下去，也消化不了，加重我的病痛，削弱我的身體，對於我個人有甚麼好呀？你們要明白，前方都吃不飽，我能吃得下咽嗎？前方都穿不上，我能把一塊一塊的好布糟塌嗎？你們要多多替前方同志着想。不然的話，怎麼行哩？我個人吃一碗糕饃，烤上兩片餅就行啦！那麼還要請大司務，大碗大盤的擺，還不是浪費嗎？」政委說過了一陣，我默默地不好吱聲，只是應着，如今想起來這教訓，眞是……。

回憶當時情景，何維忠同志並不是在說故事，而是拿活生生的實際材料，教育大家，啓發大家，至少我個人是這樣聽取的，並且接受這點教訓。

永遠不忘的一剎那

距今不久的時間，我曾在延安隨着賀老總去看他，據說他的病正加劇，我們走到他住處，窰洞門半掩着，他躺在床舖上，側身向內，瘦削的、蒼白的面龐，看見不覺一驚，呆呆地望着，我見他剛一拉老總的手，緊緊握着，眼淚就掉下來了。他有些無氣的，還在問詢時事怎樣了，部隊怎樣了，我在旁默默地想：病到這步田地，還念念不忘革命事業，我深刻的體會到他那為了革命的勝利，為了人類的福利，「一死而後已」的精神，我內心感到有些慚愧，不能再聽下去，悄悄在窰外亭子裏，與扶持他的醫生輕聲細談，在旁一位剛來診斷的院長，也參加他的病象探討。兩人的看法，都是等着瞧的口氣，病是在拖日子了。

我隨後的看了向應同志，似要欠身欲起的樣子，老總瞧着溫潤的眼眶，正在安慰他，讓他好好躺着，要他靜靜的休養，才移步外出。

我們在歸途上，老總說：「如今小關一見我們就要哭，他不是為了兒女私情哭，他總愛着許多革命同志，惦念着千百萬沒有翻身的人民，……」這話是千眞萬確的，因為向應同志一生獻身革命，早就沒有個人情懷，其所念念不忘，依依不捨的，只有革命事業，勞動人民，別的還有啥？

從上述點滴回憶中，我們已足夠領會到向應同志樸實不苟的生活，不顧個人好歹，隨時隨地都替黨設想的優良的品質和偉大的精神。如今他和我們永別了，但他的精神，將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

一九四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安眠吧、關政委

王星三

關政委！

您的心血：曾直接締造了整個的晉綏解放區，使這塊封建落後的黑暗地方，變成朵朵紅色鮮花的樂園！使人民個個翻了身！

您的臥病：標幟了偉大革命的業蹟；也標幟了革命的曲折與艱辛！

您的逝世：給廣大人民長留永痛，也告訴了後死者應如何勉勵！如何前進！

您的遺言：將使我們永遠奉為行動的指針，奮鬥的準繩！

安眠吧！關政委！我們相信您的話——「黨和中國人民的革命是一定要做到最後勝利的。」蔣美小醜，怎能擋住歷史時代之巨輪？

憶關政委

嚴漢萬

三九年夏天，關政委從冀中回到晉察冀邊區，他帶病的身體，同賀師長一起領導着冀中廣大軍民與敵人進行艱苦搏鬥之後，是更加消瘦了，大家都担心着他的病，會嚴重起來，可是關政委自己都好像沒有覺察出這些，仍是日以繼夜的工作着。

我記起一件小事，給我一個印象却最深刻。有一天關政委把我叫到他房子裏，指着辦公桌上的一些文件對我說：「這是延安寄給賀師長的秘密文件，你親自送到冀中去面交賀師長（那時關政委回晉察冀，師長仍在冀中），這是極密文件，而且這很緊急的事情，如果過封鎖線發生情況，[illegible]萬一負了傷或被俘或其他意外的話，就把文件燒毀，」他把文件分成幾部，告訴我那幾份是最機密碼，需把它捎在身上，那幾份是重要文件，那幾份是其他文件，可以放在馬袋裏，讓我詳細記住，並讓我在筆記本上。

第二天一早我要去冀中了（去找一起過冀中去的部隊），關政委又來了，他親自檢查了我的馬肚帶口太鬆，讓我把它緊一下。又檢查我身上綁的袋，又報告我：「不要怕死，要拴緊，告訴我要活着，[illegible]」一切都往下解，認為滿意時，他才讓我去。臨行又再三囑咐我路上注意的事情！夜晚睡覺時要把文件壓在頭底下，白天吃飯休息時都不要離開文件，過河時要把文件全都綁在身上，以防文件被水濕了：……

關政委從陳莊到司令部，知道我們一起出發，[illegible]要準備油布，防止下雨打濕了……又過了幾天，部隊仍未出發，忽然又接到政委一封信，叫我把文件送交本邊區××分區司令，並讓我當面交給他，兩人簽字蓋章，我依照政委的指示，完成了這個任務。

我從這件事情裏，體驗到關政委給下級任務時，是如何的具體、細緻、耐心和負責，對下級是如何的關懷呵！使我深深的感動，永遠的記在腦子裏。

一九四〇年晉西北反掃蕩時，我和一個參謀在司令部值班。前方某旅來電話說，敵人到了坨洞。當時我倆在地圖上找了半天，沒找上坨洞在那裏，就在窰洞裏問：「喂！喂！……」[illegible]

群衆輓聯（選輯）

我家三輩子都是扛長工過的日子，痛苦得眞是說也說不出來，我扛了三十二年工，共產黨大救星，幫助我翻了身，買下四畝六分園子，現在還不忘關政委好比恩人，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至死也跟着共產黨走。（興市東關農民郭懷生敬輓）

世上只有爹娘親，你比爹娘更加親，我們跟着……（北關張家灣農民崔得雀）

你生在岢嵐，為九門人死也甘心。（……）

獨在一時因你一旅全體指戰員，使我們成長與壯大，今後仍像你一樣，領着人民的軍隊向前進。（野戰軍……）

「永記心頭，永世不忘」

——邊區軍民回憶關政委

宏流

關政委病逝的噩耗傳來，引起了邊區廣大軍民無限的悲痛，他一生的光輝的革命品質，留給了人們永不可磨滅的深刻印象，興縣城關水門街全體老百姓的輓聯上這樣寫着：「永記心頭，永世不忘」。

「關政委眞是個好人」

四〇年一二〇師司令部，駐在興縣二區李家灣，有一天，村民李成海，去關政委住的那個院子裏，磨辣角面。磨子設在一間房子外面，當時，院子裏，辣味一直嗆出了房子外，很不舒服，但警衛員，要求李成海把磨房的門關上，李成海卻不願意，還樣兩個人便吵起來，被關政委聽見了，把衛兵叫回去，很嚴厲的批評他說：「你站在院子裏，嗆的怕嗆，人家在房子裏，不比你嗆的更厲害麼？你應當處處為羣眾着想，才是一個革命的軍人。」衛兵聽了關政委的批評後，很慚愧的說：「政委，我明白了，還是我的錯，以後我要努力做一個好軍人。」馬上到磨房裏，給李成海說好話，承認了自己的錯誤。這件事，李成海一直到現在沒有忘記！他每當和別人談關政委的時候，非常感激的說：「國民黨軍隊打人罵人，當官的還要打人，八路軍和和氣氣，對老百姓像一家人，叫給咱道歉，錯了，政委長還是個好人。」這次，關政委逝世，他拿着白麵「祭食」，香表來追悼關政委。

「你活着能救很多的人」

孫猪子是興縣二十里舖的一個六十五歲的老漢，他念念不忘四〇年五月間，敵人掃蕩二十里舖的時候，敵人殺死了他的弟弟，和一二〇師打垮敵人的那危急中救出他的性命，常常自言自語的說：「吃水不忘掘井的人！吃水不忘掘井的人！」這次聽到關政委病逝的消息後，老漢流淚了，兩三天沒睡好覺，他說：「活着的時候報不了恩，死了也要盡一下心！」到公祭的那天，他拄了一條棍子，拿着一把香，一個甜瓜，十顆雞蛋，從二十里以外來興縣城，一進靈堂就叩頭，哀痛的說：「我老漢死了，比你死了好，你活着能救很多的人！」

「回憶關政委，學習關政委」

軍區司令部供給科長崔光美同志，從靈堂裏走出來，低着頭邊走邊想，想着自己十幾年來，在賀司令員和關政委的直接領導下，親身體驗到他們許多偉大的革命精神，和對自己耐心的教育愛護，一連串的事實，湧現在腦際。在江西、在草地、在晉西北、在冀中，在一切的戰鬥中，都是身先士卒，與戰士共甘苦，四〇年和大家一樣吃黑豆。每到宿營的時候，他們常常跑到班裏去，問候戰士們吃飽了沒有？沒吃飽的，把自己的乾糧分給大家吃，行軍時，有的戰士病了，把自己的馬給他們騎。所以戰士們感到：「賀司令員和關政委正像媽媽一樣的關心咱們。」三八年部隊向冀中挺進，有一天宿營在鐵路邊的一個莊子裏，他拿了羣眾的一個磁盆子，準備洗腳，關政委看見了，馬上制止他說：「這裏是游擊區，老百姓遭受着敵人殘酷的燒殺破壞，好容易保存下一個盆子，你給洗了腳，他們就不能用了，還是送回去。」關政委說話的態度，是那樣和藹和誠懇，簡直像母親對兒子那樣的愛護。這件事情，給了崔同志一個很尖銳的啓發，以後每次接觸羣眾的時候，預先總要考慮一下是否違反羣眾的利益，就是從這次教育中得來的。關政委對別人是這樣，要求自己更苛刻，有一次，三八年行軍到楊秀鎮的時候，他給關政委蒸了兩碗大米（一路關政委吃的都是和戰士一樣的小米飯），飯做好了，但關政委責備不吃，他說：「在這樣困難的條件下，大家都吃的是小米，我不應當一個人特殊。」結果還是把兩碗大米飯，大家分的吃了。最後，崔同志悲痛地對人說：「今天，我回憶關政委，要向關政委學習。」